

雅士与狂生的互动

——赵怀玉与黄仲则交游小议

蓝士英

清代乾嘉时期,常州文坛鼎盛,“毗陵诗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文学流派,均盛于或成于此际。“毗陵七子”作为中流砥柱,是此际最负盛名的人文群体,其中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赵怀玉又称“毗陵四子”,俱名满天下。

四子交游频繁,情谊深厚,有“孙洪”“洪黄”“洪赵”等并称,值得一提的是赵怀玉与黄仲则,“在黄景仁集中,除洪亮吉外,黄与赵怀玉互相唱和的作品是最多的”,“这可能是两人性格相近的关系”。(程光敏《黄景仁交游考》)两人关系究竟如何,颇值一议。

一、世家子弟与寒门之后

怀玉与仲则家世悬殊。怀玉家世通显,高祖赵中乔,原历官户部尚书,溢恭毅,雍正元年特赠太子太保。为康熙一代名臣;曾祖赵熊诏,康熙乙丑状元,充日讲官起居注,历官翰林侍读;祖父赵何教,康熙乙酉南巡以生员献颂,召试第三名,分纂《广群芳谱》《子史精华》,议叙知县,历官两湖江南都转运使,兼管浙江清军驿传水利副使道;父亲赵绳男,由贡生历官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截取知府,以不耐繁剧,未就任。所以赵怀玉自言“少年论境我较丰”;《亦有生斋集·题洪大亮吉寒槩永慕图》

仲则出身寒门,曾祖黄颢,赠修职佐郎。祖黄大乐,岁贡生,官高淳县学训导。父黄之谈,诸生,四十一岁卒,其时仲则只有四岁,“他不是出生在传统的世家大族,自幼贫病交加,无法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也就养成了他的孤独、敏感、不合群,也使得一些学术界的中坚人物对他抱着既爱又恨的复杂态度”。(叶舟《清代常州城市与文化——江南地方文献的发掘及其再阐释》)

从怀玉与仲则现存诗文集来看,两人自乾隆三十四年有密切往来。

两人来往,当是通过洪亮吉介绍。怀玉与洪亮吉订交,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赵洪订交后诗文唱和频繁,以怀玉《亦有生斋集》为例,本年有《八月十九日钱八瓊庄四宝书刘大骏洪大莲屠二绅集味辛斋桂树下》《味辛斋联句》《味辛斋后联句》《初雪屠二绅洪大莲过访用聚星堂韵》《典农行为洪秀才莲作》等多首交游诗。赵洪的密切交往中,仲则的身影随之出现,如洪亮吉《玉尘集》卷上:“腊后一日,寒甚。午后,忽屠翁翁、赵味辛、黄仲则过访,余拉人酒肆痛饮,明日典农偕之,作《典农行》,三君皆和韵以赠。”

而洪亮吉与仲则此前已结交。许夙超认为:“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洪亮吉》与黄景仁订交。”(《洪亮吉年谱》)则至乾隆三十四年,两人已订交三年。可以想见,怀玉与仲则互相已有耳闻,比如怀玉《衡山高送黄生诗》有云:“去年游黄山,今年卧一室。相逢恨我迟,欲别愁君疾。”(《亦有生斋集》诗卷二)本诗作于乾隆三十四年九月,而“去年”一词说明对仲则过去当有所了解。

从现存资料来看,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以前,怀玉与仲则虽互有耳闻,但是,两人未有直接交往。

二、雅士与狂生的互动

从现存诗文集来看,两人正式交往始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本年九月,怀玉作《衡山高送黄生诗》送仲则之湖南,羨其浪游之洒脱:“黄生黄生尔亦豪,家无甌石能轻抛。风尘扰扰面目不为寒饿改,直视世间一切青紫如鹪鹩。亦叹其行路之难:“尽此一杯酒,前路稀知音。浮云落日倏分手,万古悠悠此寸心。”

仲则以《衡山高和赵味辛送余之湖南即以留别》和诗,表明惜别之意:“衡山高,湘水深,我为此别难为心。君知我行不得意,为我翻作衡山吟。……前途但恨少君共,谁与醉倒金庭春。春来沅芷倘堪折,手把一枝归赠君。”

怀玉之作,将楚骚之精髓与汉乐府之朴质清劲极其完美地融合,传神勾勒了仲则浪游湖湘的超脱形象。仲则和诗,既和意,亦和韵,其对湖湘之景的想象中,浸染了愁苦凄凉的氛围,尽管有怀玉的安慰在前,仲则也力图超脱,并宽解友朋的挂怀,但其不加掩饰的“牢落羁旅”,透露了自身的沉重压力。两位才人相知相惜,皆擅工愁,但是,怀玉工愁,是学有根柢的艺术选择,仲则工愁,却是命途多舛的生命写照。

其后不久,十月初一,怀玉受仲则招饮,醉后游近园,有《十月朔日黄秀才景仁招饮醉后游近园作》诗,

痛饮狂歌,蹑踞长啸,这是两人极为快意的时期,两位青年才俊迅速走近。

秋冬时节,仲则踏上行程,离思如积,有《明月客夜怀味辛·稚存却寄》诗寄怀玉:“别来甫及旬,离思已如积。……念我同袍人,按剑起叹息。悲欢共情襟,来往溯晨夕。各抱百年忧,念我更惻惻。”此外,仲则尚有《独鹤行简赵味辛兼示洪对岩》,一写思友之情:“蒙君赐拂拭,谓是烟霞群……终当复飞还,伴君白云里。白云杳杳波粼粼,哀音激羽君当闻。”两首诗均置怀玉于洪亮吉之前,看似无意,实质亦可见出此际怀玉在仲则心中的重要位置。

怀玉亦牵挂好友,在收到仲则的书信与寄诗之后,有《得黄秀才景仁书和寄怀韵》诗回应,诗中除了牵挂思念之外,也有对仲则的善意提醒,希望仲则能谨慎立身,远离苟且。

岁末,怀玉思念滞留湖南的仲则,有《岁暮怀人·黄景仁汉调》:“江夏无双士,长为汗漫游。诗真泣神鬼,气不下王侯。未免依人苦,能无悬磬忧。知君才似称,醜酒醉荒洲。”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初十,仲则作书与怀玉及洪亮吉:“初十夜,作味辛·稚存书。”(《两当轩集》)夏间,怀玉在浙江,仲则从湖南归里,未得相见,怆然有诗,为《味辛客游浙西,余顷从楚南归,不得即见怅然赋》:“不见云溪赵夫子,匆匆芳序变萧萧。举头秋月霜前度,到眼青山忆故人。掘别霜天情似昔,折我楚岫泪犹新。南行多少闻猿意,拟共莼鲈一细陈。”

此后,两人皆到江宁(今南京)应乡试,方得聚首,怀玉有《和黄景仁》诗,仲则有《味辛病愈兼示病中和章作歌归之》,两人相互欣赏,心有戚戚。怀玉还为仲则《蒲团按剑图》题词,所谓“误平生,输他柔骨,工于媚。放下屠刀原作佛,吾辈行藏难料。便一任,路旁鬼笑”,词作勾勒仲则的人生境遇与精神状态,严迪昌认为:“《金陵曲·黄仲则蒲团按剑图》深能传述黄景仁一生的际遇和心境,是《秋籁吟》中最显得沉慨的作品。”(《清词史》)

乾隆三十七年(1772),其时仲则在安徽朱筠幕府,怀玉作《忆昔篇寄黄秀才景仁姑姊》,真诚劝慰仲则:“忆昔忆昔,劝君莫忧。且斟琥珀醪,一泛琉璃盃。青山对茫茫,采石歌缓缓。有地不行乐,饮河笑颯颯。”冬去春来,兰笑桃啼;岁月易逝,人生多忧。两人彼此慰勉,对抗尘俗。

然而,尽管怀玉“赵生处罗绮,不解事娇柔。豪门苦屏迹,偏欲结屠狗”(洪亮吉《附皓轩诗》),对仲则持有“众口悠悠,私衷常惻惻”的真诚,两人也有较为频繁的唱和,但是,两人家世、性格终究有很大不同,经历了“毗陵七子”来往最为活跃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后,各为生计,两人渐行渐远。

仲则英年早逝后,怀玉曾有几回追忆之笔,乾隆五十二年(1787)。怀玉评乡人钱季重词,曾言:“词格曾推江黄,又看彩笔授江郎。”乾隆五十八年(1793),怀玉仕宦京城,其时仲则已死十年,多次提及仲则,所谓“斗山韩吏部,风月柳屯田”“伤心旧吟侣,余少云,两两早修文”。嘉庆十七年(1812),怀玉赴陕途中,忆及仲则:“犹记故人山谷句,此江东下我西行。”此时距仲则去世,已三十年。

怀玉与仲则,一为雅士,一为狂生。仲则以才著,又兼贫困,“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才高不遇,客死他乡,多人刻其诗文遗稿,“声名一日长安里”;怀玉则以仪闻,其风度翩翩,“于毗陵诸公中最为纯粹”(叶德辉《郇园读书志》)。诗文清和醇雅,内蕴骨力,洪亮吉《北江诗话》言其诗“如鲍家骏马,骨瘦步工”。两人各树一帜,各展其才,却又相知相惜,相怜相慰,点染了乾嘉常州文坛的缤纷画面。



毗陵我里(篆刻) 赵世平

序与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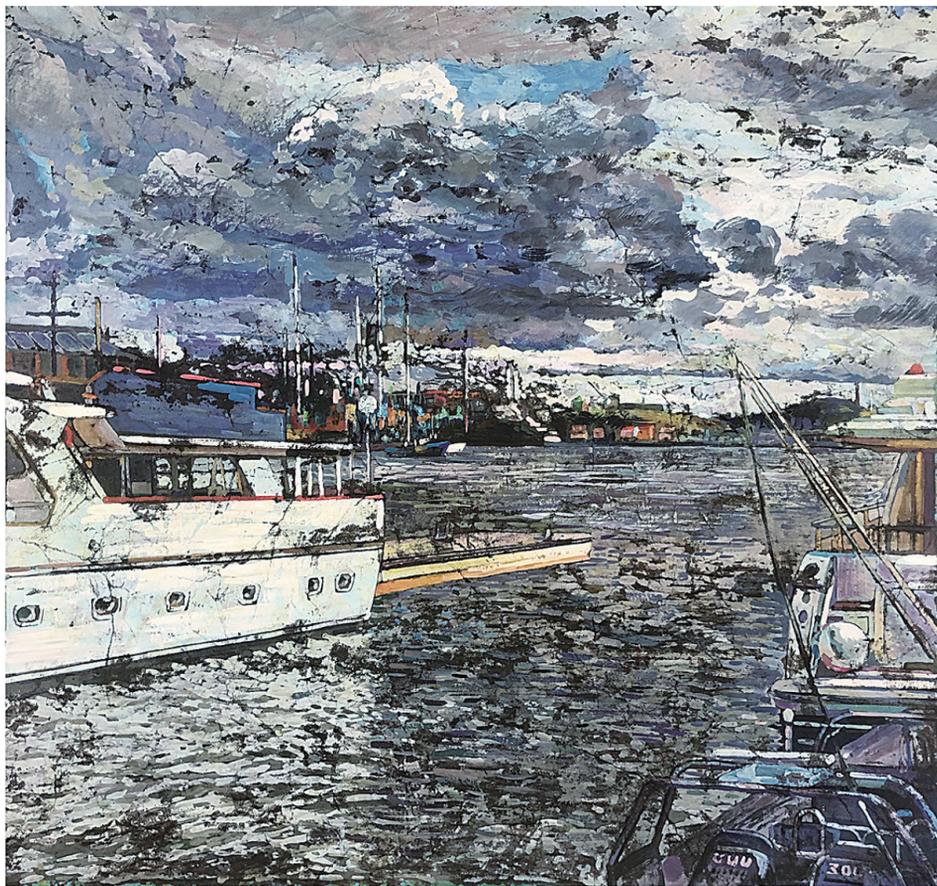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常州人从不陌生。常州红梅公园,红梅阁南端那尊天衢要道牌坊的立柱上有这样一副楹联:“道有源头,立言立功德;工无驻足,希贤希圣天。”此联出自明崇祯时,常州知府吴兆奎之手,与张载的“横渠四句”几乎一脉相承。

行,江河日月,观,百态世相。人生一世,为学为官,此联实乃大言希声、意境高远。

宋、元、明、清几代,常州皆以天衢要道、崇文重教闻名。青果巷、舫舟亭,文笔塔、天宁寺,红梅阁、知音坊,觅渡桥、毗陵驿,半山亭、两当轩,藤花旧馆、前后北岸,文笔夕照、毗梁灯火,通吴水门、纸城铁人……这些朗朗上口、前后呼应的景点名字背后,是一座城市立言立功德、希贤希圣希天的生生不息。

人生难忘少年时。常州人引以为豪的中国早期重要领导人中的瞿秋白、张太雷,他们的童年、少年时光,常捧书本于红梅阁前的古春轩。如今走近,眼前依稀还能浮现两位少年读《三国演义》时,谈论张飞大督邮和张角造反故事时的情景。



雨后港口(粉画) 李志强

炸糖糕

李仙云

每年一到“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的端午时分,我总会想起母亲捧着装满线布头的蒲篮,坐于家乡庭院的满树榴花下。母亲用零碎的丝绸彩缎一针一线为我缝制香荷包,空气里蔓逸着清馨怡人的草药香。我拎一小蒲团时挨母亲坐下,时而又望眼欲穿地瞅向紧闭的院门……

在那个味蕾寡淡的年月,一到端午,看到爷爷手捧油喷喷的麻纸包从集市归来,我便迫不及待地飞奔过去,那里包的可是我舌尖上最贪恋的炸糖糕,咬一口,味蕾生花般从舌尖散发发梢,有时稍有不慎将碎渣撒在地上,立刻就引来一群蚂蚁围拢脚下,能急慌慌抢得打群架。那金黄酥脆、食之甜到发齁的圆溜溜的小糖糕,守着关于端午

中国心灵的眼睛

许建俊 文/图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这三位一百年前的95后,分别在北京、天津、武汉参加爱国运动,由此开始了人生中的一次次觅渡——

“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谋将来永远的幸福!”“诞生一个新中国!”

……

牺牲时,张太雷29岁,留下著作260万字;瞿秋白和恽代英牺牲时都是36岁,分别留下著作500万字和300万字。

这三人,无论教书、为官、做学问,还是著书立说、编杂志,一生有太多可以成就不凡的渡口,也有太多延续生命的选项。但在他们心中,纵然一生觅渡,有一种渡口也绝不轻易泊靠,那就是让他们放弃信仰——这犹如鸟之爱惜羽毛、人之灵魂与躯壳。

对于未来,有人因为亲眼看到才相信,而有的人,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因为相信,他的眼里就已经看到。瞿秋白和他常州同乡张太雷、恽代英就是这样的人。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瞿秋白《多余的话》)

——觅渡,觅渡,渡何处?一座江南小城,同时走出三位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这样的城市在中国不多。更不多的是,这座不大的城市,还走出了中国民盟的三位杰出人士:李公朴、史良、华罗庚,走出了唐荆川、李宝嘉、刘半农、赵元任、刘天华、刘海粟、周有光等一大批名人。

闪回于这座城市来来去去的背影,常常给人一种人生际遇的感慨。200年前一个月朗星稀之夜,清代诗人赵翼站在常州城里的一座桥头仰望苍穹,感叹: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一叹,是对常州人儒风蔚然、敢为人先的人文禀赋的概括。

一方水土,静水流深。“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的这个判断,常州一直都在。

——电话收费按秒计算、普通百姓收藏金条、新的医疗事故鉴定办法颁布……从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到五次会,全国政协委员卜仲宽先后提交提案140件,被誉为全国“提案大户”。这背后,是他那始终关注社情民意的眼睛。

——一个中专毕业生,让日本技术人员见识了真正的中国功夫,也让德国专家留下了“中国工人了不起”的惊叹。电气技术工人邓建军总是微笑的眼睛背后,是中国工人永不屈服、永不退缩的工匠精神。

生旦净末丑,人生一台戏。“小巷总理”许巧珍走街串巷留给居民的背影,让人赞叹之余,更多的是感慨:小巷里有一团火,那是你奔忙的身影;小巷里有一对星,那是你慈爱的眼睛……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从1969年救下第一个人到现在,被退役军人廖小福从死亡线上拉回的人就超过10个……他那双眼睛很小,却深藏人间大爱……

二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城市亦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常州就人杰地灵,文人墨客近悦远来。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1920年9月4日,周末,黄昏,英国伦敦英吉利海峡之滨,从常州走来的刘半农眺望东方,心潮澎湃,挥笔写下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旅居美

国、同样从常州走出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看到这首诗后,怀乡之情有感而发,当即以诗为词,谱曲成歌,从此,《教我如何不想她》广为传唱。

海角天涯,纵使一生漂泊,刘半农、赵元任这对知音总是乡音乡情,相伴一生!

“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多君子。九百多年前那个夏天,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举家从海南乘船北归,舟泊常州。此前他已13次踏上这块土地。1073年,他坐船前往常州、镇江赈灾,于除夕黄昏抵达常州东郊。为避免叨扰百姓,他让船泊岸边,食宿舱中。抬眼,常州城头,一星灯火正为星夜兼程者送上光明。”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这是东坡对常州百转千回的感念。最终常州成了他一生归宿。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子倒下的地方,走来一位同样以自己的行吟而影响世界的诗人,匆匆乱世中,他在常州开始人生中的第一次教师生涯。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这位被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称为中国诗坛自屈原之后的又一个泰斗,从中国寒冷的夜晚走来,举着火把,照亮无数青年的心。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一首《乡愁》,让自称“茱萸的孩子”的诗人,把常州这座江南小城暖暖地填进他那母乡与妻乡的记忆:我诗中的江南是以常州为典型,更以漕桥为焦点。我的《乡愁》诗里,邮票与船票的另一端,牵动我年轻心灵的,正是永恒的常州母亲、常州新娘。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头。一百六十湿这海峡,为何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常州近园,香樟树下,说起中华文化,余光中和苏叔阳这两位在两岸彼此以作品赢得众多读者的作家惺惺相惜。当晚生日宴上,苏叔阳即兴朗诵了他送给光中先生的诗:

“你从那头来,带着浓浓的乡愁/我从这头来,揣着炽热的情怀/飞过低低的山头,我们相聚在常州——在这里,我结识了你的眼睛/那天,说起黄河的涛声/你的眼睛忽然涌起母亲河的涟漪/哦,这是一双中国心灵的眼睛!”

那双小小的、深深的、总是仰视的眼睛,不正是这样一双中国心灵的眼睛吗?!

同样有这样眼神的,还有周纯娟。

1948年底,18岁的常州女子周纯娟和丈夫新婚旅行到了台北,谁知时局变化,从此滞留台湾。那一刻起,思念的泪在隔海眺望的眼里再没断过……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心灵的眼睛》以“眼睛”这一特有符号为线,聚焦一群情系家国、心怀天下的常州人,以及与常州有关的,或坚守初心、践行使命,或奋进追梦、报效国家,或乐善好施、守望相助,或秉持大义、见义勇为,他们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尊崇者,更是践行者和守望者。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国心灵,是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从一百年前,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他们对可爱中国的坚定信仰、坚贞不屈,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建军等一批普通人立足平凡的日积跬步、笃行致远;从刘半农、赵元任对家乡常州的思念,到苏东坡、艾青、余光中等人对常州的眷恋,那一双双眼睛里,充盈的始终是这样一种心灵。

《常州屋檐下·中国心灵的眼睛》2024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前言,有删节。)

尽是苦涩。表妹满脸疼惜为我揉搓着布满手术伤痕的背部和已肌肉萎缩的双腿,姐妹“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这个多年后的端午,亲人早已去了远方,我也漂至千里之外。可我舌尖依然固执地独恋家乡那口与“粽”不同之味。夫翻遍美食视频,撸起袖子打算跟美食大咖来一次大胆尝试。他在咕嘟咕嘟的沸水中,撒入白糖,边放面粉边快速搅拌,随即又像个“老把式”,一个干练麻利的动作,把烫好的面团“啪”一声,摔至抹了油的砧板上,我则配合着用面粉加白糖做馅料。最让我开眼的是那平日在单位做仪表外框的手,捏起糖糕来也能“依葫芦画瓢”,一块面挤捏于掌心,捏个小窝,裹上糖馅捏圆,随即一个个丢入沸腾的油锅中,瞬间一锅糖糕像鲜花绽放般开始膨大浮起,滋滋香盈满鼻翼。炸至金黄滚圆,我便急不可耐地箸箸夹起,虽无脆得掉渣之感,倒也满口香酥,我就着把这“萝卜当人参”,慰藉一下那裹于舌尖的满满乡愁。



24节气之夏至(篆刻) 谢凯